

漢奸汪精衛

第廿五記 第廿四記 第廿三記 第廿二記 第廿一記 第廿記 第十九記 第十八記 第十七記 第十六記 第十五記 第十四記 第十三記 第十二記 第十一記 第十記 第九記 第八記 第七記 第六記 第五記 第四記 第三記 第二記 第一記

目次

陳壽公	傅壽公	三壽公	陳壽公	偽政府	周陳府	寶陳府	發行府	傀儡兒	土肥原	南原大	保原大	收買車	死宗王	高宗王	甘宗王	梁宗王	汪逆志	河逆志	錯逆志	計逆志	倫逆志	汪逆志	裏逆志	汪逆志	
上海狂	狂歡	狂歡	狂歡	狂歡	狂歡	狂歡	狂歡	狂歡	狂歡	狂歡	狂歡	狂歡	狂歡	狂歡	狂歡	狂歡	狂歡	狂歡	狂歡	狂歡	狂歡	狂歡	狂歡	狂歡	
刀起	刀起	刀起	刀起	刀起	刀起	刀起	刀起	刀起	刀起	刀起	刀起	刀起	刀起	刀起	刀起	刀起	刀起	刀起	刀起	刀起	刀起	刀起	刀起	刀起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精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術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京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絕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七六六八六五五五五四四四四三二一一一
 ○八三一○七五二○九七五八二五二九六四 九七五三一

40.1715
752.26
3139

第一記 汪精衛革命 陳璧君撐腰

汪精衛而稱為政敵，真是「天曉得」！

翻開一部民國史來看，早年汪精衛雖然追隨着總理策勵革命，為國奮鬥，可是充其量他不過是個政客，其人刻著「革命工作者」牌子，對政治始終不忠實，沒有意志，一忽向左倒，一忽向右傾，這傢伙在政治舞台上奔走，完全是楊柳條派頭，三十年來，祇要誰一方面聲勢雄厚，他就會擠眉弄眼，施展他的媚術去迎奉，甚或故意叛黨弄權，和入其彀中而趨附。

譬如說一九二七年汪精衛這傢伙的參加漢口的共黨組織，後來，聯絡叛軍倒戈，後來，又于廣州異動中，和胡漢民合夥，三番兩次，總在國內時勢棘手之際，叛賣其友，玩弄他的革命技巧，這樣一翻實皆擠在我們國內的政治脈線中，原也是個十足蠶地的掃帚星！

汪精衛這寶貨，論面相，眉毛倒掛，一雙豬仔眼，嘴唇皮薄薄的，一望而知不是個善類。他的一生，除開一隻嘴巴能說能講之外，一無所長。但正因為他的嘴巴太會翻翻覆覆的說話，就不走正軌，弄得遺吳百世，污辱了我們中華民國的大好歷史。

也有人說：汪精衛這蠢才，一身之患，是他的老婆陳璧君。自從陳璧君白虎星撲

眾，他就終年過着動盪生涯，到東到西，不論其行動與言論，無不與時代背道而馳。這不是迷信之談，原來其中有個原因。據說，陳璧君這個潑辣女人嫁給汪精衛之初，在他們的戀愛誓言中，有過一條密約，就是陳璧君答允嫁他後，一生中她要他一件件做着驚天地泣神鬼的大事，汪精衛不知怎樣，信聽了這隻「肥婆」的話，什麼都答允下來。其實汪精衛這寶貨種氣是有的，那年謀刺攝政王，第一炮，就算是「驚天地，泣神鬼」的。

被革命革出了癩頭來的汪精衛，這樣之後，一直利用這種手法，在政治舞台活動，他這活動據說一半受的陳璧君煽策，譬如當年好好在中央，忽兒跑到廣州組政府，後經汪精衛與陳璧君商量，便讓汪精衛皇帝降旨。無法違抗，你想他體內懼到這副模樣，連政權也

記不得陳璧君這醜婦，在全民族發動抗戰之初，那時政府猶在南京，有一次她逼着男人，要汪精衛對青年們發表談話，說什麼「秦檜不是好細細」，汪精衛心理倒還不懂得這話不能公然宣揚，奈何陳璧君一再迫他，祇好大膽爲之，經全國正氣浩然の有識之士一罵，罵得汪逆狼狽莫名，面紅耳赤，祇好老羞而皮聽受輿論的制裁。

汪精衛夫妻的叛國行爲，那時候已種下根苗，所以他們附逆通敵，久有此心。可憐這一對寶貝男女不走正途，一味自私自利，男的硬要做領袖，女的也野心勃勃，想彤更留芳一番，却不料向日敵投降後，一交跌進坑廂，非但臭不可言，結果不到幾年，汪精衛一條老命也送在日本人的「刀」下。陳璧君這肥婆也被勝利之光一照，顯出原形。

汪精衛自北方蒞滬，抗敵炮火一響，就顯出了他本性的醜態。

把汪逆前朝醜史說畢，現在，要從正文開場，揭穿他的賣國勾當了。

第二記 裏應外合 狼心狗肺

中國抗戰的呼聲，汪精衛這漢奸一直認爲是多餘的。有一次，是西委事變之後，抗戰開始之際，國民政府的軍政權威人物在西南討論國防問題，許多人主戰，理由很透澈，說中國祇有來一次全民民族抗日戰爭，熬幾年苦，可以擊敗日敵。達到民族解放的一天，那時席上興高采烈，抗敵的情緒已達到高潮，不料席間有一個人主張不戰，主張用談判方式來避免戰禍。什麼理由呢？此人說中國是個弱國，打不過日本，日本畢竟爲世界列強，慢說軍貨多，而人民也齊心，所以中國千萬動不得手，一動手就是亡國。發這「必敗論」的是誰呢？就是漢奸汪精衛。

當時，全席哄然，雖然不曾明顯的罵汪，而暗中人人看出汪精衛這傢伙，是個「恐日病」患者，中國不抗戰遊罷，一動手，吃準汪精衛這傢伙靠不住，要「楊柳條」主義的，所以不論在朝野的人，對汪精衛這混蛋防之如「賊」。

抗戰抗戰，畢竟中國也齊了心，在北方開始了。

一開始，汪精衛非常得意，一天到晚臉龐汗，寫反戰文章，想出種種歪曲題材來擺演說稿子，企圖煽動了大家的抗戰意志，由他站着白鼻子，出來談和平，他可以搖頭擺尾活跳一番。至於辱國不辱國，汪精衛根本毫無心肝，覺得不足重視的。

戰事從北地蔓延到南方——上海。接着，八一三淞滬開火，汪精衛忍不住，就想出來獻醜，但是一看腦筋不對，因為國內各黨派都團結起來，軍民合作了，戰線統一了，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大家主張打敵人，情願武裝起來，汪精衛非但沒有機會，而且孤掌難鳴，沒有辦法祇好忍一忍，總算忍到了淞滬失陷，南京危急的冬季。

這時國府方遷都漢皋，在京漢道上，中樞人士，不辭艱辛，相當忙碌，汪精衛這傢伙一看可以下手，就川着他一生中僅有的那張「嘴巴」，對中外記者發出一「談判之門未閉」的口號，說什麼祇要保留領土主權完整，不妨可以談談等語，汪漢奸大吠一般講了一大套，軍政界人士在報上一看見他的狗屁論調，無不掩鼻嗤笑。從此之後，汪精衛的一隻漢奸臉譜也越畫越像了。

政府決不須要談判，老百姓更不要同日本強盜講什麼條約，因為那時起，人人明白日敵的陰謀，談判等于屈服，屈服就是亡國，所以沒有理會汪精衛的政論，一方面掩起耳朵來，一方面繼續加強軍政團結，對日發動堅強的抵抗。

汪精衛的政論，不過是漢奸的一百種能。

由於汪精衛其盤之臭，政府上下，凡是正氣之士，幾乎沒有人理他，見了就退避三舍，掩鼻疾過。汪逆本人却並無覺得，還以為自己是元老份子，革命泰斗，其實汪精衛這時候根本是一塊活牌位，掛了中政會主席的室名職位，要想抓實權嗎？胚子生成，真也挨不着他呢。

第三記 汪逆存心叛變 日本公然通奸

汪逆精衛怎樣和日本通奸，請看下文。

自從在武漢汪逆發動了這種露骨之談後，舉國上下，一直對這傢伙表示懷疑。那時，論戰局，中國雖然吃敗仗，而通鑑的計劃上講，我們絕對佔了先期的優勢。日本強盜的眼中，當中國永遠沒有抗戰決心。日軍閥預定三十六小時打下上海，四十八小時就可佔領南京，到了兵臨城下，還怕中國的膝蓋不屈嗎？這個如意算盤，打得穩穩，誰知日本人看錯了眼，而且也估錯了價，他們單單打上海，在淞滬區勝勝敗敗，已經攻打了兩個多月，死傷十廿萬人。顯然兩天打到南京已經成了夢想，就是後來把首都攻下，中國也決不肯言和，所以中國是佔了戰局上的優勢，暗底裏急得日軍閥連連叫苦，大罵糟糕不已。

照局勢看，日本是要吃虧的。他們國內何嘗不明白，所以暗中變侵略戰而為陰謀

戰，最好牽出幾隻中國獼猴來言和，幫個面子，也就算了。

日本人圖意的，就是汪精衛。

汪精衛願意同日本人媾通嗎？也願意。

分析一下，原來汪精衛早年留學東洋，在東京法學院政治系讀書，與矮子們很有一點交往，且也有幾個矮脚朋友，故懂得日本侵華内幕。返國擠入政府圈，他仍甘心被日敵玩弄。國事到了危急之秋，日本人一個瞞眼送來，汪精衛就秋波頻送，漸漸跌入了情網，與日方熱戀着。

當日本見勢不佳之後，隨時用媚態騙汪上鉤，後來，看見汪精衛居然大談其反戰政見，日本人一看心喜，對汪精衛格外追求起來。抗戰轉入第二階段時，據說，汪逆暗底與日敵已經打得火熱，所以他的賣國論調，一天露骨一天，最後竟在大後方各報章雜誌，公然發表臭文。輿論界先察把它刊載了出來，但暗中最高當局更對汪逆之行爲，加緊防範，連他的羽黨也不讓他們大胆蠢動。

一個人本性難改，汪精衛在那時既墮入日軍閥情網，加之陳璧君這老太婆一再慫恿他言和，就在漢口形勢告急前夜，汪逆又在後方向外籍記者說：

「……如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妨害中國國家之生存，吾人仍可接受之，爲討論之基礎……一切視日方所提出之條件而論定。吾人被迫訴諸武力，目前戰爭，非吾人所發動，吾願隨時和平，不過須有不妨礙中國獨立之條件耳。就中國而言，吾人未嘗關閉關

傳之門戶，在北京九國公約會議時，吾人未嘗拒不接受調停，去年德政府出爾旋時，吾人亦未嘗拒絕之，即在最近國聯討論適用盟約第十七條時，吾人曾有準備結束戰爭之表示。……」

看過上面這一段荒唐的談話，閉目一想，就可見汪逆精衛的通敵，是有計劃行動，絕非抱有什麼政見，所以直到汪逆諉病出走後，大後方一致罵他爲「現代秦檜」，這個命名，實在是適合之至的。

第四記 偷機離渝 逃亡國外

汪精衛和日方奸情漸漸「明朗化」從他的言論中，已看出這個傢伙裏應外合，存心不良，祇爲他是汪兆銘，過去與黨國尚有一點關係，在未公開賣國前留他一個自省機會，要是換別人，老早就綁去槍斃不貸。誰知汪精衛這會督執迷不悟，到後來，格外變本加厲，無法無天了。

因爲，戰事重心由于日敵的襲攻，我軍已任務完畢，放棄武漢，遷都到了重慶，一到重慶，接着廣東方面之敵也就沿線直上，看到這個局勢，汪精衛這傢伙老調重彈，又唱起和平曲子來。咳哇一唱，還是沒人理會。汪精衛急了，馬上改變調頭，大寫其反面文章，說什麼全國游擊隊游而不擊，說什麼熱土抗戰難于却敵，有一天，竟熱昏了他的

廢袋，寫了一封通函給後方新民報，大意謂——

「這一次我們軍隊毀壞廣州，留着一片焦土，可是日軍之前進並未因此受阻，足證焦土政策未必有效，余（汪逆自稱）對廣州被燬一事，略有數言表示，廣州于華軍退出後之一小時內，即有大火焚燒，而各商店及住宅，亦盡成困擾。至于拿破崙在莫斯科失敗之原因，實因渠于事前未知該城已燬于大火，且在事實上，其所率之軍隊已遭俄軍側擊，最近吾人在敵軍未至以前，亦實行焦土政策，但敵人對此，已早有準備云云……」

又汪逆在中央週報上發表一文，把游擊隊也挖苦得厲害，所放的屁，却都是曲解了游擊的真諦，這傢伙大意說——

「現在的游擊隊，是明末流寇的作法，用之于國內戰爭，或者可以顛覆政府，用之于對外作戰，必不足以搆持強敵，因為游來游去的作法，在游來的時候，是取之未恐不盡，在游去的時候，又是不使有所子遺。這是大量消耗民力的，政府的基礎在于民力，民力消耗完了，政府沒有不倒，所以明朝便亡于流寇，至于對外作戰，是以民力為資源，民力消耗完了，只有自己滅亡，那有敵人滅亡之理」。

汪逆這論調當然獲得了人家一片漫罵，而他還是恬不知恥，向日敵施送媚眼，幹那奴顏婢膝的第二步勾當。

未幾，近衛在日本發表了一篇「建立東亞新秩序」的談話，汪逆本來已動搖得很厲害，被這樣一來，全部投到了敵人懷抱裏，一方面先在內地聯絡羽黨。他有一棒顛覆秘

密的事，就是在出亡之前，企圖拉攏漢主席，這個陰謀的暴露，造成了他無顏見人，離渝逃奔的致命傷，從此自絕于國族，永遠拾不起頭來。

龍將軍當時坐鎮雲南，汪逆想去爾惑他，並爾惑四川軍事領袖人物，加入其賣國的和平集議，龍將軍則堅持正義，非但沒有對汪逆的勾誘發生動搖，反而把這秘密呈報委員長，汪逆大窘，再沒有面皮就在抗戰營壘裏，便偷偷弄了一隻飛機秘密逃到河內。後來才發覺無恥奸黨陳公博，周佛海，曾仲明等也一一相繼出亡，算是響應了他的陰謀，大家到南京去找死。

這批狐羣狗黨一到河內，汪精衛就于十二月廿九發表他荒謬的「艷電」。在汪逆本人想這個通電發表後，一定會得到人民及軍政界人和唱，誰知這些都是汪逆捏鼻子做夢，渝地上下對他這種卑鄙叛亂的行爲非但沒有動搖，反而增加了對他的憎恨，一片討伐奸逆汪精衛之聲，瞬即傳到了各地，敲響了雲霄。

第五記 討伐汪精衛 通緝賣國賊

汪精衛這條伙一滾蛋，倒也眼目爲之一清。但舉國人士一致激起了空前未有的憤怒。重慶國民政府「中常會」首先召開臨時會議，由總裁主席，列席執監委員四五十位，關於汪精衛這個不肖的奴才，最近違反紀律，危害黨國的罪行，一致在憤怒之下，決議

這條伙永遠開除黨籍，並且撤除其他一切職務，不許他回國。決議全文，非常堅決而者實不客氣的把汪精衛這傢伙一脚踢了出去。全文大意是——

「查汪兆銘值抗戰緊急之際，擅離職守，匿跡異地，傳播違背國策之主張，二十九日來電竟謬論以敵相近衛根本滅亡我國之任性的聲明為根據，而向敵求和，一面騰之報章，廣為散發，以建設中央為名，逞搖惑人心之技，而其電文內容，尤處處為敵人要求，曲意文飾。不惜顛倒是非，為敵張目，更復變本加厲，助其欺蒙，就其行為而言，實為通敵求降，充其影響所及，直欲撼動國本。我國為救亡圖存，發動抗戰，百餘萬將士之死傷，數百萬同胞之犧牲，慘痛深切，無非要根本消滅敵人侵略毒計，以永保我國家民族世代永久之生命，年餘以來，國民則精神團結，將士則踴躍用命，萬眾一心，咸集中於本黨總裁委員長領導之下，堅毅不屈，有必達勝利之自信，今敵人謀我之野心益彰，技倆益毒，即吾全國之敵愾愈切，決心愈堅，汪之所言，不但為中央所痛絕，實亦為全國民衆所不容。」

「查戰爭期間，任何國民，絕對不得違反戰時國策之決定而自作主張。本黨紀律，更絕對不許逾越黨的正式決議，違反黨的規則；而以個人發表其意見，汪兆銘此種行動，其違反紀律，危害黨國，實已昭然若揭，大義所在，斷難姑息，即予永遠開除其黨籍，並撤除一切職務，藉肅黨紀，以正吏治……」

以上長長大篇，是中執會決議的電文，至於中宣部方面，也發了一篇長凡萬言的辨

斥文字，把汪逆之離開職守，罵得體無完膚，並且堅決地說：汪逆這舉動，實違反全民族抗戰之意志，應將這傢伙逐出抗戰營壘，倘使有什麼假借黨的名義，在外與敵談判和平，國民政府是概不負責的。

新華報對汪逆的發表瘋狂的駁電，亦大張撻伐，在報上罵道——

「按汪逆之離國，不僅與政府毫無關係，且無絲毫影響及于中國之抗戰。華軍棄守任何重要城市後，日方輒圖引誘中國屈服，任何國人應知日敵近衛所發表之言論，必為全國共棄之，僅秦檜與吳三桂流之漢奸，將作此行。無論何人對於蔣委員長領導下之決心抗戰，略有缺乏信心之表示者，將為其同胞所反對。吾人今方遇危難之局勢，此固無庸為諱，但每一個國民務須準備一切阻礙，尤以身負重任者為最，不應離其職守，而從事私人之勾當。」

報紙上對汪逆討伐之外，前方浴血抗戰的將士們，也有電文痛罵汪逆，陳誠辭岳將軍等十餘戰將暨全體將士，亦發表電云：「汪兆銘承本黨托付之重，值軍事緊張之際，擅離職守，匿跡異地，傳播荒謬之主張，通敵求降，罪無可道。我等聞訊之下，慨憤莫名，決擁護中央永遠開除其黨籍，並撤除其一切職務，藉肅黨紀以正視聽……」云云。

還有一位愛國先烈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女士，也電闢汪逆之荒謬建議。把這個賣國無恥的汪精衛罵得狗血噴頭：

「……爲着三十餘年曾共患難的友情，爲忠實子先總理臨終時大家說的話，我希望汪精衛這篇通電是飽坐機時北風吹昏了頭或是肝裏瓜子蟲抓進了心坎的胡裏胡塗，而不是神志清楚確經「熟慮」後的老實話，因爲太不像中國人講的話了。總理遺囑還是汪某親筆所紀錄的，事過十餘年，言猶在耳，如汪某竟靦顏事敵，不知何以對總理及殉國諸烈士，及數十萬抗戰之士軍與被殘殺的同胞？倘我一片婆心假定他是病之談，重回四川，閉門思過，以謝國人，並求祖宗之寬諒。」

以上這個通電的詆斥，相當絕妙。

在香港的各團體，也發出通電，討伐巨逆汪精衛。電文中大意如此：

「當抗戰情勢正好轉之際，汪兆銘忽發求知之謬論，內容直爲近衛之喉舌，動搖人心，混亂視聽，將陷我神明華胄于萬劫不復之境，聞訊之餘，憤慨已極，自武漢撤退，敵人不能擊破我軍主力，英美貸我鉅款，國際情形，顯然敵人不和，敵人知軍事不足以征服中國，乃欲以政治亡我，勾結我國無恥喪志之徒，以遂其分化之作用，茲中央已明令開除汪兆銘之黨籍，並免去職務，政府之抗戰決心益堅，人民對於政府之信念益固。」

至於上海方面呢，各團體也紛起討汪，並擁護抗戰，把賣國之汪逆恨之切骨。

「汪兆銘通敵求降，叛國主和，劣跡昭彰，全國民衆，無不深惡痛絕，中央一日決議，我上海民衆，絕對擁護，並深爲抗戰前途欣幸，維爲根除妥協，鞏固統一計，尙望

中央能對一切主和破壞統一者，作澈底之清除，並加強民衆運動，刷新行政機構，以整綱紀，而做效尤，上海各團體叩。」

這不過是個通電，還有上海的幾家報紙雜誌，也紛紛罵汪，自從國民黨把汪逆的黨籍開除後，有一家雜誌，對汪精衛的賣國陰謀，揭發得痛快淋漓，那一篇文章的開場，是這樣的——

「汪精衛通敵求降的陰謀已被粉碎，他已被國民黨中央開除黨籍。汪精衛問題的爆發，對於中國抗戰有着各方面的重大意義。——」

下面繼續又說：

「汪精衛從國民黨中滾出去，也就是從抗戰隊伍中滾出去，這一件事的本身，正足以說明中國政治的進步隨軍事進入了新時期，首先就表示了國民黨內部不許再有妥協動搖份子存在，適應廣大人民的要求，清洗了最大的妥協搖動份子，嚴重地打擊着少數人腦海中妥協動搖的傾向。人們必須知道，國民黨是中國民族統一戰線中執政的黨，它的進步必然反映于政治上，保證國策今後更能澈底地執行。同時，爲了澈底執行抗戰的國策，將不能不使抗戰需要的民主自由及各種經濟建設，高大地展開，這就更能加強抗戰的動員，保證抗戰的最後勝利到來。」

「汪精衛的脫離抗戰隊伍，絕不是表現國民黨的分裂，絕不是表現民族統一戰線的削弱，反是表現國民黨的真正團結，和紀律伸張，表現民族統一戰線的強化和發展，只

有國民黨抗戰分子的團結和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才能肅清企圖動搖國策的妥協分子，才能使得汪精衛被清除後，毫不留其與風作浪打擊抗戰力量的陰謀。也可說，汪精衛的被清除，是抗戰政治進步中淘汰濁物必有的過程。」

汪精衛這漢奸被這樣一罵，怎不面紅耳赤。

這是「自由中國」的一片討汪之聲，至于海外僑胞，像南洋、非列賓、新嘉坡等地，凡是正派的中國國民，也大光其火，認爲汪精衛這傢伙實在不近情理，所以一道道討伐電報，拍到重慶，罵汪精衛之外，連他叛國的狐羣狗黨，爪牙嘍囉，一齊包刮在內，展開了空前未有的大罵。

那時候，汪精衛這傢伙却已到了河內，全部犧牲了色相，和日本軍閥們公然勾結開來。這個標準漢奸，真是無可藥救的。

第六記 錯過反省機會 甘做國民公敵

這裏有一件事，值得要向讀者提起。

就是當汪精衛這無恥漢奸逃出後，在中央還沒有把他的黨籍開除，職位撤消之前，我們賢明的領袖 蔣委員長還是以寬大爲懷，準備給他個反省機會的。一方面，在「紀念週」上宣佈中國今後抗戰的立場，一方面表示對汪精衛這傢伙的行動，與政府和抗戰

大局無關。全文如下——

「廿六日在紀念週訓話後，對於汪精衛離渝之說明。汪此次赴滇途中，忽又發現心臟舊疾，與脈搏不良之症，遂走河內療治，故彼此純粹爲私人養病而往，乃自十二月廿二日近衛文應談話發表以後，敵人方面即乘此播出許多流言，遂至外間傳說不一，尤其是德國廣播消息，竟稱汪此次離渝他往，乃代表軍事委員會與日本商談和議之事，此種離奇消息，實屬無稽之至。德國此種消息必係受日本反宣傳之影響，其用意不僅在淆亂我國人聽聞，且亦在搖動國際上對我國抗戰決心之認識，故不得不特加聲明。

須知汪此次離渝轉赴河內，實爲轉地療養，純粹係個人行動，毫無政治意味。此外不僅與軍事委員會無關，即於中央與國民政府亦皆毫無關涉。吾人應知日本軍閥之技倆，威脅利誘，挑撥離間，無所不爲，但彼立身處事真摯，國人共見，此數年來爲黨國爲抗戰任務，尤爲中央同人所深知，更爲中正個人所深感。祇因偶一離渝，遂給敵人以散播謠言之機會。我敢斷言，當敵國已成立其所謂『興亞院』，且盛倡所謂『日滿支不可分』的『東亞協同體』以及『建立東亞新秩序』種種謬說妄行之今日，敵人併吞中國陰謀之內容與其整個實施之計劃，實已暴露無遺。我中國凡明悉夫義認識事勢之國民，斷無一人再存與日本妥協和平之想，汪對日閥亡華如此用心狠毒的陰謀，自必更爲深惡痛絕。否則如彼對於國策有所主張，則以彼與中央同人，尤其與中正個人久共患難之深切關係，無話不可明言，何事不可切商，果有不同的意見，亦必在中央公開或私人相互